

论当前汉语词义的解构现象

魏慧萍*

目 录

1. 引论
2. 词义解构的原因
3. 词义解构的表现形式
4. 词义解构的理据分析
5. 词义解构现象背后的民间话语
6. 结论

1. 引论

1)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

“解构”是法国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雅克·德里达提出的一种哲学观点。其核心是突破原有的概念系统，并将瓦解后的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看看它隐含了什么，排除了什么，然后使原有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它们相互交叉、相互重叠，从而产生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¹⁾。由此，解构主义质疑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对意义的确定性也同样提出了质疑。德里达通过语源学的追溯和对文本、语言、文字关系的探讨分解了词语现有的、貌似稳定和确切的含义，这使人们惊奇地发现：如果我们以解构的方式阅读文本，文本就会成

* 韩国又松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教授

1) 【法】雅克·德里达 著 汪堂家 译《论文字学》第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为一种无限开放的事物。正因为这样，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把解构主义理解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而不单纯理解为一种哲学思想。

2) 解构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解构主义在中国学术界主要用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解读和评论，解构主义者往往能够在已有定论的经典文本中读出不同的意义，在看似完美和谐的文本中读出矛盾和歧义，得出意想不到而又极富创见的结论。在国内语义学界，贾彦德（1999）指出“注意到意义的不明确是一种进步”²⁾，韩宝育（2002）认为“语义具有一种游走的性质，每个词的意义均具有朝各个方向游走的可能。尽管在现实中游走的方向是确定的，也是历史的，然而，对于未来，它将朝哪个方向游走是不确定的。”³⁾在社会语言学界，也开始有人使用“解构”这一术语，陶东风(2005)认为词典的文化政治学研究将“解构”词典收到非学术因素影响而又将这种影响模糊化的“神话”⁴⁾。也有学者开始对社会变迁中的传媒关键词解构与建构情况进行初步考察。这些研究体现出了解构主义理论和方法给语言学者带来的启示。

3) 当前汉语词义的解构现象

当前汉语词义的解构现象已经持续数年，这在流行词语中有突出的表现。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六年来在中国涌现的部分流行词语（以下词语选自《咬文嚼字》流行词语，较能代表民间化的流行词语使用情况）：

2008年：雷、囧、山寨、拐点、和谐、不抛弃不放弃、口红效应、宅男宅女、不折腾、非诚勿扰

2) 贾彦德编著《汉语语义学》第3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韩宝育著《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第2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陶东风《词典的文化政治学》，《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网络版（2005-8-12）。

2009年：裸、低碳、纠结、秒杀、蜗居、蚁族、不差钱、躲猫猫、被就业、钓鱼

2010年：控、帝、给力、围脖、围观、二代、达人、穿越、拼爹

2011年：亲、Hold住、气场、悲催、忐忑、伤不起、坑爹、卖萌、吐槽

2012年：赞、正能量、中国式、压力山大、舌尖上、高富帅、最美、接地气

2013年：中国梦、光盘、倒逼、逆袭、微、土豪、女汉子、奇葩、点赞

以上词语大多源于网络或主流媒体，之后被民众和各类媒体频繁使用，最终打破网络语言与现实生活语言的界限，成为在网上和现实中流通度极高的一批词语。其中直接来自政府领导层语言、在官方媒体大量被使用的有“和谐”、“不折腾”、“拐点”、“给力”、“正能量”、“低碳”、“最美”、“中国梦”、“倒逼”；源自网民语言的有“雷”、“囧”、“山寨”、“裸”、“亲”、“赞”、“点赞”、“吐槽”、“被就业”、“压力山大”、“蚁族”、“拼爹”、“微”、“奇葩”、“女汉子”等；其他词语如“蜗居”、“穿越”、“忐忑”、“伤不起”、“不差钱”、“中国式”、“舌尖上”等则与影视剧或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语言的流传有关。

这些词语可以作为词义解构的典型例证。词义的解构现象和规律总是十分突出地表现在流行词语上，这是因为，流行词语往往承载着和时代主题有关、或者和时代主流思想有关的意义变迁。因此通过对这些流行词语样本的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晰地透视当前汉语词义的解构情况。

如“拼爹”用来指认凭借父辈的关系谋取地位与成功的社会不公正，以“被就业”显现政府部门相关就业人员数据统计的虚假，以“蚁族”喻示草根阶层在不断看涨的房价面前无奈而卑微的生存境况。“亲”作为最初出现在淘宝网上商家的网上聊天用语，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各阶层普遍使用的、用以表示友好亲切的交往态度。“和谐”在不断攀升的使用频率中也渐渐演化出“表面上相安无事、搁置关键问题与冲突”的话外音。在大众媒体和民间频繁使用的这些词语身上，意义充满了联想和扩散的可能性，如“被就业”中的“被”就一度造就了一大批以“被”开头的短语，表示当事人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安排了各种事件，汉语

的“被”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义项。

从当前汉语词汇被使用的情况看，词义的解构并不是发生在个别词语身上的偶然现象，也不仅仅显现在流行词语上，而是表现为语言词义伴随时代发展和人们精神观念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无论从历时还是从共时角度来看，词义的解构都意味着原来的概念被突破、旧意义范畴的逐步消解（不是消失）和新意义的积聚生成。词义和固定概念的对应关系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定的那么理所当然，而是在动态的言语中不断进行调试，以迎合并体现言说者可变动的意图。

近年来，从流行词语的形成与传播情况来看，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和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媒介对社会生活和人们交际方式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出现了庞大的网络及通讯终端社群，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被涉及的社会阶层、职业领域和年龄层次。这个社群对语言生活的影响正在日渐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发出一些主流话语框架之外的声音时，具备了不容忽视的生命力。词义的解构与重建集中体现在迅速传播的流行词语中，在主流话语权相对比较集中的中国，这意味着民众对于语言生活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从而使得词义的解构除了具有语言学层面的意义之外，还具备了某种特殊的社会学意义。

2. 词义解构的原因

1) 社会因素分析

(1) 时代主流思潮的影响

某一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潮势必影响人们对词义的理解。因为思想和言语理解的关系是后者跟随着前者。所谓“主流”就是指在整体上对大众具有主导作用，这样的力量多半来自官方，有时也可以来自民间。主流思潮在人们对词义的理解和阐释中都留下了不能磨灭的痕迹。

如“革命”一词，初版于1978年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其为“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后来的修订版中，这个词的释义基本维持原貌，但对最后一句有所补充：“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释义更加强调其建设性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样的补充显然得益于中国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视，并且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词典释义的修订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体现出权威解释的保守性。

实际上，“革命”这个词在人们口语中的解构早已完成。除了在政府公文语境中或在一些重要场合以外，词典上对“革命”的解释已经不能准确地说明人们对这个词义的理解和运用情况。这个词在实际言语交际中明显成为了一个具有历史色彩的词，并往往带有善意调侃的意味。

再如“官方”这个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汉语里，原本是不能用来指称中国政府的，在1983年1月第2版、1989年4月第105次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官方”一词的释义仍然是“政府方面（旧时通用，现在多用来指资本主义国家的）”。而在后来的1996年7月修订第3版以及其后的《现代汉语词典》版本中，“官方”的释义只是简单的指“政府方面”，“多用来指资本主义国家”被删掉了。

这意味着，在中国的语境中，人们开始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和接受：官方作为与“民间”不同的实体的而存在。因此，“官方”在学术术语和公众话语中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知识分子及大众民间意识的苏醒。这种民间意识采取了保持一定距离的、审视的姿态。

由此我们看到原先刻意树立的“官方”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称呼，其意义已经被消解，而成为单纯的“政府方面”（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代称。

时代主流思潮对词义的影响在词典中以凝固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体现是

对结果的展示，而其间微妙的解构过程则需要对大众话语进行更多的记录和调查，才能真实地显现出来。

如“和谐”一词，作为政府公文中反复出现的词语，被频繁地用于“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等说法中，但在高频使用的背后，在民间也渐渐带有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意味，并不是指真正和谐的状态。

(2) 流行文化的影响

流行文化是对大众的意义理解产生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因素。如果说，人们接受时代主流思潮影响时，往往出现无意识或无法主动选择的局面，那么，在接受流行文化影响时，大众却可以进行有意识地主动选择。“流行”这个词，既表示了“通俗”、“广泛”、“受青睐”，同时也可能表示“品味不高”、“简单”和“无足轻重”之意。因此，对这个词本身的理解就体现了三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是喜欢并追随，轻视并排斥，以及介于两者间的观望和不置可否。

如“小资”一词，原来的说法是“小布尔乔亚”，为俄源音译词。后来音译形式被意译形式“小资产阶级”所取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个贬义词，指追求个人生活的舒适享受，不关心集体和国家利益的人。直到今天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仍然保留着这样的释义：“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小资”这一简缩形式开始在中国内地流行，特指向往优雅生活，追求内心体验，重视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年轻人。这是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这样的一些都市白领成为城市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稳定可观的收入，注重情调，同时又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与真正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差距。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年轻人（所谓新新人类）的成长，“小资”成为一种略显过时的现象，逐渐失去了它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有时还带有“故作姿态、不够真实自然、追求颓废情调”的贬义。这种贬义解构了小资的优越感，解构了人们赋予这个词的喜爱和推崇的色彩。小资的失宠是因为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

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再认同和追随，和小资相比，他们更随意率性，新的流行文化正在酝酿中。

当然，每个人在面对流行文化时是可以选择的。以上讨论的是词义在流行文化影响下的解构走向。

当代流行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在媒体的带动下，词义的解构过程被加速了。如“跳水”作为体育运动项目的名称，被用来说明股票等经济金融界的事物价值或价格下跌，在媒体上大量出现，如“个股纷纷跳水”、“车价跳水”等；类似的词还有“冲浪”，由体育运动项目名称发展为指富有刺激性的接受挑战的体验，如“网上冲浪”、“智力大冲浪”等。作为体育界术语的原有词义被解构为可以运用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的新意义。再如“奶酪”，在《谁动了我的奶酪》这一畅销书的影响下，用来代指可以帮助人实现内心愿望、过上美好生活的事物。

再如流行词语中的“拐点”，本来指数学上指改变曲线向上或向下方向的点，后来被广泛用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指房价或政府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机，进而被用于社会各领域，表示重大变化来临的时刻。“倒逼”，也是来自政府官方的一个词语，源于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目前被用来表示下级迫使上级采取某种行动，多次在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的讲话中出现。

这些词的意义的发展情况都表现为原有的概念被突破，固有的意义被解构为更广泛的意义，旧意义和新意义在共时平面上共存并用。这是一种特别具有积极作用的解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汉语词义的调侃式解构愈演愈烈，这一走向和在流行文化影响下人们热衷于自嘲、嘲他的心态有关。如“山寨”（指盗版产品）、“蚁族”（指无权无势生活压力巨大的草根阶层）、“奇葩”（善意嘲讽特立独行或能力不足的人）、“中国式”（标注发生在中国的合理或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等流行词语的广泛使用，表达出人们对现实感到无奈之余努力以幽默态度去面对的心理诉求。网络已经使得调侃和幽默成为中国人最为主流的表达方式。

(3) 新生事物和现象的出现

新鲜的事物和现象使人们有了创造新的表达方式的愿望，在这种愿望的指引下，人们利用固有词素或引入外来词素创制新词，也可以打破对旧词或旧词素意义的理解模式，用解构的方法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如“黄金”原来指一种贵金属，但现在被用在“黄金周”、“黄金档”、“黄金时间”、“黄金地段”等词中，其作为合成词素的意义上是“像黄金一样具有珍贵价值的”，这些事物都是近些年来出现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新事物或新现象。

又如“拇指族”被用来指喜欢电脑游戏、喜欢用手机短信互相联系的人。由于做这些活动时大多用大拇指来完成，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拇指”在这里成为此类人群的标志，其词素意义为“依靠大拇指的”。

再如“微”，在现代汉语中本来指“小、弱、轻、少”，伴随着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生事物的出现，在中国出现了“微时代”、“微生活”，以其微小、看似弱势的民间力量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能量，不断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因此，“微”即是表达微博、微信等新生事物的相关词素，同时也意味着“看似微弱的、民间的力量”。

“土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作为过去阶层划分的一个类型，本指被批判的富人，如今用来指中国社会中拥有金钱却品味不高的群体，酷爱炫富，大众对于这些人物的心态兼有排斥或羡慕。可以说，这个词所承担的对社会阶层的指称意义经历了颠覆般的解构。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词义的解构和人们思维中形象和抽象事物的相叠加关系密切，在语言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修辞⁵⁾。但其深层机制则是思维中对原有概念、语言中对原有词义的解构。从社会学角度看，则反映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大众心态的变化。

5) 魏慧萍《汉语词义发展与修辞》，《汉语学习》，延边大学，2004年第4期。

(4) 旧事物和旧观念的消失或淡化

在新事物、现象不断涌现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旧事物和旧观念的消失或淡化。这种变化同样会在词义解构的过程和图示中留下痕迹。但词语的痕迹往往是极为复杂的。因为旧事物和观念在历史中的退场往往是渐变的，因此词语的新旧解构环节也往往互相交织，难以简单地进行切分。

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同志”一词。“同志”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已经有“同心即同志”的说法，指“具有共同理想和志趣的人”。现代汉语中的“同志”则指“革命战线的朋友，在革命队伍中作为称呼语”，这个义项源自俄语的товарищ，在俄语中可以指“同事、朋友、同学和革命队伍中的朋友们”。汉语中曾经出现过这个俄语词的音译形式“杜瓦里希”，但后来还是意译形式“同志”得以广泛应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扩大成为一个中国社会的泛称词，无论男女老幼，相识与否，皆可互称“同志”，前面还可以贯之以姓，如“张同志、李同志”等⁶⁾。

这种社会全民通用的情况一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后来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这个称呼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仅仅出现在政府公文、会议或官方媒体用语中。如今，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中，几乎听不到用这个词去称呼同事或朋友。偶尔用之，也多为调侃。更有甚者，1989年，香港人林奕华将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能是这层意义的开端。从此，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志”一词逐渐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呼。这个用法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到现在已经被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华文语言社群所熟知。这个词义的解构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新的意义解构使得这个词的旧用法更加彻底地从日常生活语言中退场。但是“同志”一词原有的表示“革命队伍中的朋友”的意义仍然留存在官方媒体或政府公文用语中，却毫无疑问带上了某种陈旧的政治意味。这是一个独特而尴尬的词语，反映出革命政治主题逐渐淡出中国百姓生活的过程，也反映出新的解构带来的巨大影响。

此外，“贵族”、“小姐”、“地主”等词语和上文谈到的“土豪”类似。在阶级斗

6) 魏慧萍、关洪侠《现代汉语中的俄源外来词》，《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争占据社会主流的年代，这些词都带有批判的意味。但出于阶级划分的批判意义最终逐渐消解，伴随着这些阶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逐步消除，这些词语也渐渐变成历史词汇。但是20世界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词又带着新的解构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今天，这些词已经基本上与阶级划分和批判斗争无关，而是被分别赋予了新的解构印记。如“贵族”恢复了原有意义，可以指“具有传统世袭地位，在经济和精神方面具有超出平民的特征”，同时也增加了令人羡慕和推崇的感情色彩。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房地产广告语中，“贵族”几乎是一个普遍的主题。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十年里是不可想象的。“小姐”一词的解构历程更为曲折，20世纪80年代后期，“小姐”表示“必须受到批判的资产阶级女性”的意义逐渐消解，开始回归社会称谓语，用来称呼“年轻女孩”，但由于当时的社会乱相，“小姐”几乎称谓对从事不良行业女性的专门称谓。由此，“小姐”的使用范围迅速缩小，在社交场合人们需要谨慎地使用这个词。“地主”作为已经在新中国消失的社会阶级，目前仅仅出现在人们的玩笑中，用来指“物质上比较富有的人”。原来的阶级意义已经伴随着这个阶级的消失而被解构。有趣的是，“贫农”、“中农”、“富农”等表示家庭出身的词语曾经和“地主”一同作为新中国社会阶级划分的重要词语，如今都已经消失无踪，成为历史词语。

2) 人的主体因素

(1) 作为历史特定时代的语言主体

人作为言说的主体总是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站在历史的某一个特定的点上来看待和理解语言中的词义。词义的时代特征也正是由此获得。威廉·狄尔泰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所具有连续性生命而已。”⁷⁾人们在历史中成为一个整体，使得对词义的理解和解构行为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不是某一个体的行为。从时代主流思潮和流行文化对人们词义理解的影响来

7) 【德】威廉·狄尔泰著 艾彦、逸飞 译 《历史中的意义》第141页，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看，的确体现出这种整体性。

此外，“语言主体的归属意识会对他（她）的语言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归属意识其实是一种为确立和表达自身的社会属性而选择的一种积极的语言行为本身。”⁸⁾语言的归属意识使得人们在选择词语以及选择词义的理解模式时，更自觉地向整体靠拢了。

网络媒体的出现，赋予了平民更多的言说权利和表达诉求的可能性。从流行词语的走向来看，民间导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如“躲猫猫”本指捉迷藏的游戏，由于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成为公众皆知的一个词语，其意义已经远远不止于一个游戏。云南青年在看守所内离奇死亡并被警方解释为“和狱友玩躲猫猫撞墙而死”，这引起了网民的普遍质疑，最终通过网络监督督促警方调查真相。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话语权的力量。“躲猫猫”原有的意义被彻底解构，成为公众质疑虚假，拒绝被愚弄的代名词。

(2) 作为主流话语控制下的分散个体

“主流”在这里有“主导”和“大多数”两个意义的指向。主流话语可以是官方话语，也可以是在官方影响下的媒体话语和大众话语。分散个体在这里指个人或少数人组成的小群体，分散个体的言语使用情况和主流话语相比而言是各自分散的，被包围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主流话语。解构的边缘性特征往往在分散个体的词义解构行为中凸现出来。如在网络上“顶”的词义被解构为“支持”，在年轻群体中“偶像”的词义被解构为“呕吐的对象”，某些大学生将“特困生”的词义解构为“上课时特别困的学生”等。在主流话语的包围中，边缘性解构试图进行最大限度的突破。“同志”一词被解构为“男同性恋”的意义就是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

这些体现边缘性的词义解构行为和现象往往局限于一定的场合与人群。但边缘也会逐渐向主流渗透。部分网络词语的用义向日常生活用语的渗透就说明

8) 【日】真田信治等著 王素梅、彭国跃译《社会语言学概论》第12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了这一点。如“亲”本来是淘宝网商家给顾客的留言用语，“赞”本来是网友们表示认可和赞同的评论用语。现在都已经在日常语言中扩散使用，成为高频词语。

实际上，在网络的强大平台上，过去语言生活中的分散个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语言社团。虽然尚未达到与主流话语制衡的态势，但已经成为主流话语无法忽视的一种存在。网民的普及使得网络用语和生活用语的界限日渐模糊，加剧了分散个体的聚合。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值得学者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追踪研究。

3) 语言因素分析

(1) 词义的“延异性”

延异性是解构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德里达认为它是“潜存于文本中的散漫力量”⁹⁾，在历时形态上具有差别性。也就是说，人们在某个时刻对意义的理解只是历时形态意义的丰富差别中的一环而已，没有确切的最终可以被命定的意义。以这样的观点看来，词典中义项的罗列只是捕捉到了词语意义延异性的片段和部分痕迹。

尽管这种观点带有一些极端色彩，但我们必须承认，它能帮助我们认识词义存现和发展的真相。词义在动态中总是根据言说者（包括整体和分散个体）的意图不断走向新的变化。在语言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词的词义和它作为词素出现时的词素义在动态中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的源头可以用语源学的考证工作来寻找，也可以以词最初代表的事物为起点，对事物的多角度认知、事物自身在历史中延续和变化的状态在语言层面的显现，都是词义解构的诱因。

应该看到，词义的延异性不是凭空而来，是事物本身、人的思维以及二者在语言中的映像综合作用的结果。

9) 【法】雅克·德里达 著 汪堂家 译《论文字学》P2“译者的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 语音形式、结构形式和书写形式的可借用性

一个词的词义的解构有时关系到其他词的创制。这时，词语语音形式、结构形式和书写形式都成为创制新词的线索。如“富婆”一词的出现就是借用了“富翁”的语音形式、结构形式以及“翁”和“婆”的意义对应关系，可以说，“富婆”的出现是对“富翁”的解构，从而使“有钱人”这个概念不再仅仅以“有钱的男人”为涵盖对象，“有钱的女人”作为对男权社会财富拥有者的解构出现了。2005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入了“富婆”这个词，并解释其意义为“拥有大量财产的妇女”，但对“富翁”的解释则保留了原来的说法，“拥有大量财产的人”，而没有改为“拥有大量财产的男人”。类似的还有“大姐大”对“大哥大”的解构。

有意思的是，“富婆”之后又出现了“负婆”，指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过着优越生活、看似有钱实则负债的女人。“负婆”通过同音异写词素的替换完成了对“富婆”的解构。使人们对看上去拥有财富的女性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在口语中，无法分辨的同音现象强了解构的效果。

其他如“月光族”（很快把月薪用光的高消费年轻群体）、压力山大（模仿音译外国人名“亚历山大”，意思是生活和工作压力巨大）、光盘（指吃光盘中餐，不浪费食物）等等，这些词语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寓意。

(3) 语境的流动性

语境作为言语活动发生时的综合现实，其特质就是动态的、流动的¹⁰⁾。词语在语境中既参与了语境的营造，又深受语境的感染，任何一个语境要素的变更都会给意义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词被使用的时候，词义就进入了新的轮回，尽管一些基本的意义特征可以继续留存，但丰富的变化伴随着语境的改变而发生了。解构主义反对在解读中明确地规定文本的意义或严格按照作者的意图去理解，正是对语境流动性的一种认识。在语境的流动中，一个词也很难第二次出现在完全相同的地方。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词难以两次踏进同一条语境之流。

10) 魏慧萍《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研究》P43，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因而词义解构其实就是人们根据语境的具体变更对词义进行灵活理解和处理的策略。这样的解构行为有些导致了词义的发展变化，有些只是偶然的使用。至于哪些成为历史变化，哪些只是临时现象，所依赖的是类似语境重现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意义的认同。

3. 词义解构的表现形式

1) 外显式解构

外显式解构是容易被识别的解构现象。其中包含三种情形：

一是词义解构时发生了较大的转向。有时转向正面，如“小资”在20世纪90年代具有了被认可、被追随的褒义转向。有时转向负面，如“同志”、“小姐”等词被边缘化解构之后，分别用来指一些过着非正常生活的男人、从事不良职业的女人。

二是词义解构以其他词的创制为标记。如“富婆”对“富翁”的解构。“女汉子”的出现对“汉子”的解构。

三是词义的解构带来用法上的明显变化。如网络用语中“青蛙”、“恐龙”、“汗”等词的使用。又如源自电视节目“非常男女”中的“非常”，来自流行穿越剧的“穿越”的含义等。

2) 内蕴式解构

这种解构有时难以识别出来。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它看作是一种常态的词义发展现象。如“黄金”、“跳水”、“下课”等词的意义发展，都是以对原有概念的突破为途径，从而实现了意义的延展。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阳光”，原指

“日光”，在2005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增补了“积极开朗、充满青春活力”和“（事物、现象等）公开透明”，两个义项，另外，“阳光”还可以指“带给人希望的事物”，如“阳光工程”。这些新的意义都是在突破“日光”这一原有概念的基础上得以生成的。因此也完全符合解构的原理。

还有一个词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大妈”。2013年，美国媒体调侃中国中年女性大量收购黄金，从而引起世界金价变动。《华尔街日报》甚至专创英文单词“dama”来形容“中国大妈”。“中国大妈”对黄金的购买力导致国际金价创下2013年内最大单日涨幅。同时，受国内广场舞事件的影响，“大妈”和广场舞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大妈”不仅仅指中国的中老年妇女，还意味着“有钱但消费起来缺乏理性”、“热衷于广场舞但有时带来负面扰民效果”等特殊意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解构并不是简单的、带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另类”，或只是指一些带来特殊词义转向的“游戏”，更不是仅仅指某些恶作剧式的对传统概念的瓦解，而是词义在动态运用中不断突破自身的一个原则性机制。这样一来，从语言词义的角度看，解构的宗旨并不是完全走向意义的虚无和不可确知，而是要忠实于意义的流动，忠实于意义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对自身的颠覆和重建。这种解构和重建总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甚至直接记录着某些特殊事件。

4. 词义解构的理据分析

1) 合乎逻辑的理据

人们对词义的解构可以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表现为词义的常态使用和发展的轨迹。是人们根据事物间的关系通过推理和判断能够理解的意义发展模式

式。即使词语第一次出现在完全陌生的语境中，人们也能够作出恰当的解读。如“冲浪”在“网上冲浪”中，“绿色”在“绿色产品”中，“垃圾”在“垃圾食品”中，“二代”在“官二代”、“富二代”中等等。

2) 游戏性质的理据

带有游戏性质的解构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或一般狭义理解中的解构现象。这时，调侃（包括自嘲和他嘲）成为主要的解构理据，具体线索主要是形象化的联想。如“眼球”本来指人的视觉器官，但在“眼球经济”、“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中应该理解为“人的注意力”、“目光”。这里就明显带有调侃和游戏的成分，以人们关注某个事物时、眼睛会盯住这个事物的形象化联想作为解构的线索。

再如“汗”在网络用语中表示感到“难为情或不好意思”，也是通过形象化的联想把具体的“汗水”解构成难为情的感受和体验。“女汉子”则是把坚强独立、敢于打拼的女性叫做“汉子”，以表明这些女性在生存境遇中表现出来的靠近男性特质的性格行为特点。

无论是逻辑性的解构还是游戏性的解构，都是具有理据的。实际上，游戏和调侃也是一种理据，在当代流行文化中，这种解构理据也已经由边缘逐渐过渡为主流。目前处在边缘位置的是“恶搞”文化以及它所带来的新一轮解构，但在语言词义的层面上还没有形成清晰完整的痕迹。这与人们的接受心理有关，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游戏的态度和无伤大雅的调侃，但走向极端的“恶搞”却未必能为多数人所接纳。

3) 无需理据的解构

随着网络语言逐渐向日常语言的渗透，媒体传播流行词语的途径极大丰富，语言新成分的传播速度也更加迅速，我们渐渐发现，有些流行话语的解构中出现了无需理据的解构方式。如果我们承认，白色也是一种颜色，那么，“无

需理据”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解构方式。观察近年来的一些汉语流行词语，我们能够意识到，过去人们所熟知的逻辑线索、调侃线索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新的解构类型。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对语言的使用、对权威意义的解构，已经突破了逻辑的界限，也不是简单的调侃能够涵盖。如“神马”，这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词语，出自于“神马都是浮云”的网络流行语，“神马”是“什么”在电脑输入时的网络变体，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超然态度，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无可奈何。再如“有木有”，作为“有没有”的电脑输入方言变体，一度在日常言语交际甚至书面表达中频繁出现，表示一种无厘头的问询。

面对这些无法确切给出理据说明的解构现象，我们只能说，语言的年轻使用者已经表现出对语言使用的无谓而无畏的态度，因此，难以追溯理据的来源，这些新奇的解构来自于一些想要尝试重新建构母语文化的年轻心灵，他们想用言语的行为去表达他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感受，不想受到任何来自权威和父辈的束缚。在这样的群体意识中，相对缺少的是更加理性的对待母语的态度。

5. 词义解构现象背后的民间话语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众经历过噤若寒蝉、集体失去民间言说能力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的烙印至今仍然令一些年长者心有余悸。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民间话语也逐渐处于上升地位。特别是网络出现后，网民形成了民间话语表达的主要力量，对于社会舆论的形成、反思社会现实、传播流行文化等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网络的虚拟特点使人们表现出了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话语风格，这在各国的网络语言中都有表现，在中国也不例外，调侃、嘲讽和幽默是中国网络语言的主流风格。人们的网络言语活动最终投射到现实语言生活中，近年来网络用语和现实用语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亲”、“赞”、“雷”等一批网络词语涌入现实语

言交际，最新的词义解构现象也往往先出现在网络上，然后再传播、扩散到其他媒体，最终进入人们的生活用语。

在中国，当前的民间话语以意义解构的方式部分地呈现出来，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民间话语权的觉醒意识，人们用标新立异的方式、或是解构官方语言表达习惯的方式来表明民众对话语权的诉求；二是在沉重现实面前的无奈感，这种无奈感通过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得以传达；三是民间话语表达的过度年轻化，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借由网络和其他媒体占据了民间话语的绝对优势，由此导致民间话语表达有时趋于幼稚化和游戏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间话语的有效表达。

6. 结论

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发现：

当前汉语词义在时代主流思潮、流行文化和新生事物、现象的影响下，正在经历一个意义解构并重建的重要时期；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旧事物和观念的消失和淡化，在语言中变现为旧意义的逐渐消解、淡出人们的语言生活。

在网络媒体的影响下，过去言语社团中的分散个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迅速聚集成为整体，并在主流话语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着民间的表达；

词义的延异性、形式方面的可借用性和语境的流动特征使得词义解构灵活而合理地发生，主要以外显式、内蕴式两种形式呈现；解构的理据可以合乎逻辑，也可能是游戏和调侃。后者正在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

就像历史在新旧交替时显示出来的吐故纳新的气质一样，词义的解构也以重建新的理解秩序为目的。瓦解是为了更大的包容。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简单的词语能够长久地留存在越来越复杂化的世界上的真实原因。词义的存在、使用和发展都是在动态语境中实现的，在语境中不断地被重设、叠置与其相关、相近甚或原本无关的概念。原有的概念被充实、变更或有选择地摒弃，从而使词

义在解构与重建中实现动态的存现和发展，实现意义的不断生成。

词语本身是沉默的，但却可以被言说者赋予丰富的意义。意义的解构与重建作为词义存现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见证了历史中作为整体和分散个体的所有言说者的意义理解及使用的历程。当前的汉语词义解构现象作为民间话语表达的方式之一，正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语言生活。

參考文獻

- 韩宝育著《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第2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贾彦德编著《汉语语义学》第3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陶东风《词典的文化政治学》,《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网络版(2005-8-12)。
- 魏慧萍《汉语词义发展与修辞》,《汉语学习》,延边大学,2004年第4期。
- 魏慧萍《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研究》P43,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 魏慧萍、关洪侠《现代汉语中的俄源外来词》,《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德】威廉·狄尔泰著 艾彦、逸飞译《历史中的意义》第141页,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法】雅克·德里达著 汪堂家译《论文字学》P2“译者的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法】雅克·德里达著 汪堂家译《论文字学》第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日】真田信治等著 王素梅、彭国跃译《社会语言学概论》第12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Deconstruction Phenomenon Of
Chinese Words Meaning**

Wei Huiping

In current Chinese, the changes of ideas caused by the social reality and the changes of life caused by new media revolution have been intertwined, and been presented by a rich deconstruction phenomenon occurred in the field of words meaning. Deconstruction means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is broken, the old meaning scope is deconstructed gradually (not disappear) and the new meaning is accumulated continuously. Social mainstream thought, pop culture, the factors from people (as language's host)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are leading to the meaning's deconstruction. The current d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rds meaning has two kinds of forms: explicit form and intrinsic form. It can come from the rationale of logical reasoning, language game, self-mockery or ridicule others, court jester as well. Meaning's deconstruction doesn't mean simple destruction or subversion, but aims at meaningful reconstruction. In fact, the significance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re actually two aspects of the same phenomenon. During the past decad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civil power, a lot of deconstructions of the words meaning appeared in Chinese language, which shows that common people intend to grasp the right to speak more. We can see that it also currently affected China's mainstream thought or trend. This observation co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and towards the newes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ords meaning, the purpose is to research on the trends of living Chinese language better in our new media age.

Key Words : Chinese words meaning,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투 고 일 : 2014. 5. 12. / 심 사 일 : 2014. 5. 20.~ 2014. 6. 15. / 게재 확정일 : 2014. 6. 20.